

中篇
NOVELETTE
世界小说经典文库

[阿拉伯·非洲卷]

叶水夫
高妙
主 编

12

九洲图书出版社

中篇 NOVELETTE
世界小说经典 文库

阿 非 卷

主编 于晓丹

九洲图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阿拉伯、非洲卷/于晓丹主编. —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3

ISBN 7-80114-103-2

I. 世… II. 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阿拉伯半岛地区②中篇小说-作品集-非洲 IV. ①I371.4②I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785 号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阿拉伯、非洲卷

出版 九州图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委党校 2 号楼(车公庄大街 6 号)
邮 码 100044 电 话 8366741 83667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残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466 千字 印 张 19.5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114-103-2/I·50
定 价 平装(每册)25.元 精装(全套)688.00

本卷序

于晓丹

我接触的非洲、阿拉伯文学很有限，就总是觉得这个序言应该由一个比我更懂、更了解的人来写才更合适。但书是你编的，你就没有理由不对着读者说些什么，起码应说一说你编选的初衷。明摆着，你为什么要选了这么几篇东西，而没有选别的，这总应该有些理由吧。但实际上，也许就真的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一千零一夜》，又称《天方夜谭》，应该说是阿拉伯文学的发端，自然没有不选的道理。

剩下的，就都是当代的作品了。

埃及无疑是非洲、阿拉伯地区的一个文学大国。被誉为“阿拉伯小说之父”的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偷与狗》创作于1961年。《领袖被杀之日》创作完成于1985年，其背景显然是指1981年10月6日安瓦尔·萨达特总统被刺身亡一事。这篇小说的译者为读者作了这样的介绍：萨达特是当代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位敢作敢为、胆识过人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他统帅埃及军队渡过苏伊士运河，摧毁举世闻名的巴列夫防线，打破了以色列军队在阿拉伯人心目中不可战胜的神话。他在埃及推行经济开放政

策，特别是推行抗苏联美和以的外交政策，冲破阻力，承认以色列，与以签约，收回大部失地，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开辟了道路。但他在推行这些政策中，有时不顾主客观条件，有时独断专行，在对以媾合中又操之过急，脱离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使埃及陷于空前的孤立中。在国内，少数人乘开放之机，谋取暴利，大发横财，统治阶层贪污腐化，贿赂风行，加剧了两极分化，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导致民怨沸腾。而萨达特在取得一系列成就后又居功自恃，严重脱离群众，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高压政策，结果国内政局混乱，最终酿成举世震惊的被刺事件。

小说并没有直接描写这一事件本身，而是以此为背景，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纳瓦勒·赛尔达薇(1930—)是埃及当代女作家，也是妇女运动领袖之一。她的思想大胆，视野开阔，在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文化界和妇女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据译者介绍，《一无所有的女人》是其代表作，也是阿拉伯女性文学代表作之一，发表时曾引起过很大轰动和争论。小说通过一位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女囚的回忆，揭露了一个既传统又“文明”的社会对女性的摧残与凌辱，反映了一个被逼为娼、沦为性奴隶的女子的苦苦挣扎与激烈反抗。这部小说的标题，按原文应直译为《处在零点的女人》。这里的“零点”，不是指午夜零点，而是真正阿拉伯数字里那个表示“零”的点。(我们平常所说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是印度数字。“零”在印度数字里是“0”，在真正的阿拉伯数字中则是“.”。)由于对标题中“零”的理解不同，可能对标题有不同的译法。若把“零”理解为“无”，则可译成“一无所有或失去一切的女人”；若把“零”理解为温度计上的“零度”，则可译为“心灰意冷的女人”或“冰冷的女人”；若把“零”理解为化作乌有，则可译成“(处在)

生命终结点上的女人”；若将“零”理解为“无价值”，则可译成为“一钱不值的女人”，等等。本文译者选择了第一种和第二种理解，故译作了《一无所有的女人》。

塔哈尔·班·哲伦 1944 年生于北非摩洛哥的非斯省，大学主修哲学，1971 年起定居法国，1972 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哲伦虽然用法语写作，但他的作品里洋溢着浓郁的阿拉伯文学色彩，《神圣的夜晚》就显出了阿拉伯文学所特有的瑰丽、浓烈和神秘的气息。这部创作完成于 1987 年的小说，从严格意义上说，应算是长篇了，但尚在我们的编辑限内，故而收入。它曾荣获当年代表法语文学界最高荣誉的龚古尔奖。

关于这部小说，我倒是愿意多说几句。

无论是在文学的女性史上，还是在女性本身的历史里，女人男装的故事和人物似乎一直都并不少见。

女人以男装形象出现，虽然原因各种各样，但却并不总是悲剧，这似乎也无需讳言。如乔治·桑，就非但不是，相反，倒还给她增添了别一番魅力：是在她命里注定的高贵之外，比一般的女性更多了一种力量，一种左右时尚的力量。

从当今女性主义的角度看，乔治·桑当然是幸运的——虽然她也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她还是一个很大的例外，因为她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被她的母亲当作男孩抚养，却又并没有因此而被剥夺了一切女性的权利特征。她既非受到某种来自男性社会的胁迫而以男装示人，更没有在以男装进行社交活动时受到男性社会的排斥，相反，素装的魅力倒还使她受到了男性社会的关注和倾慕。这样的事也许就只能发生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度，尤其是艺术家的“天堂”——法国，换一个地方的女人怕是很难有这一福分。

说到幸运，女人男装也还有另一面可比的幸运，那就是和

男人女装相比，她们似乎更容易得到人、环境和社会观念的接受。比如奥斯卡·王尔德，虽然他也只是因为母亲急于有一个女孩就拿他作了替代，这一点与乔治·桑很是相似，但他却没有像乔治·桑那样成为风尚的旗帜，而是被其无情地吞没了。这是不是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女人男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满足了男人的心理，所以它才有可能以一种健康的状态得到社会的接受而不至被顽强地扭曲？男人似乎很容易接受与自己的嗜好相一致的东西，而不容易接受与自己的时尚相悖的任何东西，而且有时甚至表现得很是盲目。在历史上女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许多女作家发表自己的作品时，往往不敢使用能明确反映自己性别的名字，而是改用男性化十足——有时也可能是中性的——的笔名，这恰也可以说明男人社会的这种盲目倾向。比如《简·爱》，它的作者的确使用了一个男性味道很浓的笔名，但只要读书的人稍加推敲，就不难看出，它的精神气质是只有女人才可能禀有的。男性社会能接受这样一部充满了女性情感因素的小说，只是因为它的创作者具有一个男性化的名字，这多少叫人觉得经不起推敲。因此说，女人男装，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对于男性社会的反叛，相反，倒是对男性社会的应和，无论在文学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至于说到东方，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有很多相似。

以中国为例，中国古代有许多传奇故事，讲女人男装替父从军，男装女子千里寻夫而金榜题名，男装求学而衍生情爱，等等，虽然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里女人的没有社会地位，但起码在男装的过程中却大多是喜剧多而悲剧少，并没有多少是真正为着女人而讲她们的辛苦和悲伤的。这类传奇，在后世又大多被改编成戏曲，放到舞台上去表演，受到了演员和观众双方面的欢迎。这是因为它往往能给演员提供很大的表演空间，忽而女装，忽而男装，出其不意，精彩绝伦，唱念做打

均有很多的表演余地；而观众看起来，自然就真是眼花缭乱，大过其瘾。这样，这类传奇的意义就越发是乐观和愉快的成分多了。而且我们还不能忘记，那时的观众，当然还是以男性为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女性男装传奇故事是与西方文化有着某种可以沟通的地方，都是准备着为了男性欣赏并接受而建立的。至于说到神秘的东西和残酷的东西，它们是否存在？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汉文化的成分？答案恐怕是：它们存在，但不是主流。

东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亚洲所代表的东方和非洲所代表的东方，东亚所代表的东方和西亚所代表的东方，等等，都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宗教背景。中国的这种可以入戏的女人男装故事，在日本或是朝鲜大概可以找到某些相通性，比如我们知道的《春香传》等。但这种故事在一些以伊斯兰教为宗教背景的地方，却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种形式是什么？这从《神圣的夜晚》中大约可以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

《神圣的夜晚》讲述的是一个几乎没有故事的故事，通篇都被一种强烈到极致的情绪所笼罩。一个曾经被当作男孩养育的女孩，在幼年时，曾经遭受过束胸的折磨，也曾经模拟地被施行过割礼，在一种宗教的仪式下按照男孩的模式而成长起来。直到她的父亲去世，她才终于得到赦免、解放，有了作为女孩生活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过渡是非常迅速的，她在一次莫名的行程中，与一个陌生的、几乎没有看见其脸的男人完成了她的这一从男向女的彻底转变。随后，她邂逅了一对奇怪的姐弟，弟弟是个盲人，姐姐奇丑无比。她被弟弟所爱，又被姐姐所恨。最终，她仍然没有逃脱悲剧性的命运，终于被盲弟的姐姐所陷害，并最终被残酷地实施了真正的割礼，从此就变成了一个非男非女、几乎丧失了性别特征的“人”。

两次割礼是这个女孩一生的命运，它们的执刑者一次是以其父亲为代表的男性社会，一次则是以女性为终极代表的整个社会。而当她最后被女人彻底打败时，她也就丧失了作为人而存在的所有可能。这个故事比之中国的传奇具有相当血腥的残酷性和神秘性，这也许只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原始图腾崇拜的某些原始部落里才会存在的。

这个女孩两次经历性爱的过程，其对象一次是她无法辨认的人，一次是无法辨认她的人。当一个女人被一个她所看不见的男人强迫发生性关系时，她的从男向女的转变就像是母体中重新分娩一样，虽然是混沌的，但也有瞬间的快感。而当她在具有了女性意识之后，与一个看不见她的面孔的男人爱恋似乎也似乎得到了这个男人的热爱的时候，这个女人的感觉除了奇特，也会有一种不被正视的迷茫和不真实的感觉。这种奇特大概正像是雾里看花，其实也就让人知道它是似花非花的悲剧。如果说这就是伊斯兰国家里女人更为可悲的命运，那它的确是传达了这样的感受。女人从一生长来就不被按照正常的人的状态进行抚养和教育，其命运就被男性社会所扭曲；在这个偏执的男性社会里，女人似乎从来也无法得到正常的生存权、爱别人的权利和被爱的权利。女人似乎从来就是似花非花、似雾非雾地活着，直到有一天被彻底涂抹掉，花终于不复存在。伊斯兰社会里成长的女子，比之西方和以佛教为主的东方其他国家里的女人，活得是更加非人的。我们虽然不知道《神圣的夜晚》这部小说的时间背景，但我们可以想象，它的故事是从历史而一直延续至今的。

《神圣的夜晚》虽然讲述的是一个东方色彩很浓的故事，这个故事却让同是东方人的我们有些晕眩。它能获得1987年度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一定也与它神秘的东方色彩有很大关系。但东方人看东方人的那种神秘，自然就少了很多雾里

看花的韵味，而就容易看到它虚拟和虚妄的东西。虚妄并不是有多么不好，但虚妄却会削弱一件艺术品的真正价值，这恐怕也是不言而喻的。象征唾手可得，象征也就丧失了它的象征的力量，因为它失去了实在对它的本质的支持。就《神圣的夜晚》这部小说而言，它的惨烈程度显然受到了某种削弱。艺术痕迹过强自然也会使故事本身的力度受到局限，这是艺术品的遗憾。

自然，情爱的故事本身总是令人晕眩的，不管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只是西方人较为实际，而东方人则更多些神秘的幻象：他们可以把许多事情用神秘加以模棱两可、似有似无的解释，竟也能很圆满。我们常常讨论，爱情的故事是多些实在的东西好呢，还是虚幻一些更好呢？答案往往是矛盾的。从内心深处讲，谁都希望自己的爱情是经过浪漫的过程而最终走向实际的结果，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则相反，希望它是有一个实际的开始，走向一个浪漫的终端。因为人不能活在文学中，而只能活在生活里。我们平时看书，更多的是希望它能对我们的现实施加一些补偿，而不是施加一些压力，当然，有的时候，压力也是难免的。但《神圣的夜晚》这样的小说，却不会对一个东方人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倾向性和居高临下的态势，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又是实在的。它所要告诉人们的，以及它所要对自己表达的，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不是文学本身不能给女人找到出路，还是要在文学里用强制的象征手段硬寻条出路来？谁能说这不是勉为其难呢。

无论如何，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神圣的夜晚》都已获得了它应该获得的荣誉，喜欢不喜欢就都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谁也没权要求改变别人的看法，但是是可以要求自己认定自己的感受的。

目 录

本卷序 (1)

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 选自《一千零一夜》(1)

小偷与狗 [埃及] 纳·马哈福兹 (55)

领袖被杀之日 [埃及] 纳·马哈福兹 (163)

一无所有的女人 [埃及] 纳·赛尔达薇 (230)

她只能做一个女人 [埃及] 纳·赛尔达薇 (308)

汇票 [塞内加尔] 桑·乌斯曼 (422)

神圣的夜晚 [摩洛哥] 塔·班·哲伦 (490)

后记 (612)

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

选自《一千零一夜》

纳 训 译

古代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执政时代，巴格达城中住着一个叫辛伯达的脚夫，以搬运糊口，境况窘迫，生活十分贫困。有一天天气炎热，担子很重，累得他大汗直流，疲劳不堪。当时他从一家富商门前经过，便放下担子，坐在门前宽大、清洁的石阶上休息、纳凉。

辛伯达刚坐下去，蓦然闻到屋里发散出来的芬芳香味，并听见不绝如缕的丝竹管弦和婉转的歌唱声。他侧耳细听，发现那美妙的音乐声中，还有金丝雀、夜莺、山鸟、斑鸠、鹁鸽等鸣禽的歌唱声。这种五花八门的声音，激动着他的心弦，他一时兴奋得抑制不住自己，情不自禁地悄然走到门前，伸长脖子向里面窥探。只见里面是一座非常宽大的庭园，堂皇富丽，婢仆成群，那种豪华气象，俨然是王公诸侯的宫室、门第。接着微风送来各种饮食的香甜气味，使他陶醉在享乐的气氛中，忍不住馋涎欲滴。最后他举头望着天空，喃喃地叹道：“我主！你是创造宇宙的、给人衣食的主宰，你愿意给谁，便毫不计较地给谁丰富的衣食。我主！求你饶恕我的过失，接受我的忏悔。我主！你是全能的，为所欲为的，因此没有人能够抗拒你的判决和权威。我主！我赞美你，你愿意谁富贵，便让他富贵；你愿意谁贫穷，便让他贫穷；你愿意谁高尚，便让他高尚；你愿意谁卑贱，便让他卑贱。我主！你是唯一的主宰；你多么伟大！多么权威！调度多么周全！奴婢中你愿意谁，便让他尽量享受恩

惠，就像这所房子的主人，穿丝绸、吃美味，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总之，你掌握着人们的命运，使他们中有的奔波、贫困，有的舒适、清闲，有的享乐、幸运，有的像我一样，终日劳碌、卑贱。”继而他愁然吟道：

人世间有多少可怜人，
没有立足的地方，
只能依人篱下偷享余荫。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疲于奔命，
终日出卖劳力，
生活越来越离奇，
压在肩上的重担，
总是有增无减。
别人幸福、悠闲，
无忧无虑，
从来不曾像我这样生活过一天。
他们丰衣足食，
荣华富贵，
一辈子享乐到底。
谁都是父精母血，
我和他都是一体，
本质上并无差别；
可是彼此间却隔着一道鸿沟，
其距离远如酒和醋的区别。
我倒不是胡言乱语，
只因你是法官，
希望你公公道道地判决。

脚夫辛伯达吟罢，挑起担子，正要离去的时候，屋里出来一个容貌清秀、体态端正、衣冠华丽的年轻仆人；一把拉住他的手，说道：“我们主人请你，有话对你说，随我进来吧。”

脚夫打算拒绝，不愿进去，但是无法推却，于是放下担子，交给守门的，随仆人进去。只见这座房子巍峨堂皇，富丽无比，洋溢着愉快、庄严的气氛。席上坐着的，似乎都是达官贵人；席间摆着各式各样的果品、美酒和山珍海味。各种花卉的馨香，混着食品的美味，使人陶醉在愉快的气氛里。乐师艺人手持乐器，顺序坐着，准备演奏绝技，一显身手。坐在首席上的是一位须眉皆白的老人，容貌清癯，举止端庄、严肃，一望而知是个养尊处优的享福人。脚夫辛伯达眼看这种情景，吓得目瞪口呆，私下想道：凭着安拉起誓，这是一座乐园，或者是帝王的宫殿。于是他毕恭毕敬地问候、祝福他们，并跪下去吻了地面，然后谦逊地低头站在一旁。

主人请他坐在自己身边，亲切地和他谈话，表示欢迎，拿顶好的饮食招待他。脚夫辛伯达念过安拉的大名，然后吃喝。他吃饱喝够之后，这才说道：“赞美安拉，我吃饱啦！”于是站起来洗了手，然后恭敬地谢谢主人。主人对他说：“我们欢迎你，愿你事事如意，大吉大利。你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事的？”

“我叫辛伯达，是靠搬运糊口的。”

主人听了，微微一笑，说：“你和我同名同姓，我叫航海家辛伯达。不过刚才你在门前吟的那首诗，希望你给我重吟一遍。”

脚夫辛伯达一时感觉惭愧，非常尴尬，腴然回道：“凭着安拉起誓，只因为我疲惫、劳苦、穷困，这才教人寡廉鲜耻，胡言乱语。恳求主人原谅、饶恕吧。”

“现在你成为我的弟兄手足啦，不必害羞，尽管吟吧。因为我听了你在门前吟的那首诗，觉得十分有趣。”

脚夫辛伯达听从主人吩咐，把他的感叹诗重吟一遍。主人

听了，既倾慕而又感动，对他说：“脚夫！你要知道，我的生活中有着一段离奇古怪的经历。我将对你叙述我在获得今日这个地位和享福生活之前的各种遭遇，因为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你所见的这个地位，是从千辛万难，惊险困苦的奋斗中得来的。我曾经七次航海旅行，在旅途中每次遭遇到的颠危，都是惊心动魄，别人想象不到的。总而言之，一切都是前生注定了的，前生注定的事是无法逃避的。”

第一次航海旅行

家父原是生意人，他的买卖很发达，拥有无数财产，生平乐善好施，在当时是有数的富商兼慈善家。他过世时，我还年幼。他留下的遗产中，有现款、房屋田产、货物等，数目很多。我成年后，自己管理财产，尽量过享乐生活，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结交酒肉朋友、纨绔子弟，挥金如土，浪费无度。当时我以为我的财产够我生平之用，毫不在意，一直过着挥霍、豪华的生活。

后来我发现自己昏聩，这才恍然大悟，可是为时已晚，自己的环境、情况，早已今非昔比，钱财也全都花光了。我自顾孑然一身，两手空空，满腔愁闷、恐怖，眼看就要陷于绝境。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先父所谈关于圣苏里曼的遗训：“三件事物比其他的三件较好：死日比生日好，活狗比死狮好，坟墓比穷困好。”于是我振奋起来，收检余存的家具、衣物和田产，全部拍卖，总共获得三千金币，作为旅费，决心作长途旅行，到远方去经营、发展。

主意打定了，我便赶着收拾准备，买了货物和需要的行李，决心由海路出发。于是我和其他的商人一起去到巴索拉，乘船出发，在海中航行了几昼夜，经过许多岛屿。每到一个地方，我

们都从事买卖，有时以物易物。海上生活倒很快乐有趣。

有一天路过一个小岛，景致非常美丽、可爱，像乐园一般，因此船长吩咐靠岸停泊，抛下铁锚，架上跳板。旅客们都舍弃舟登陆，有的搬锅碗去烧火煮饭，有的从事洗涤，有的去各处欣赏风景。大家吃喝的吃喝，玩耍的玩耍，正在欢欣快乐、流连忘返的时候，船长忽然高声喊道：“旅客们！为了安全起见，你们赶快上船来吧。为了保全生命，你们扔掉物件，立刻回到船上来吧。你们要知道，这不是岛，而是漂在水上的一尾大鱼。因为日子久了，它身上堆满沙土，所以长出草木，形成岛屿的样子。你们在它身上生火煮饭，它感到热气，已经动起来了。它一沉下海底，你们全都会淹死的。你们扔掉东西，赶快上船来吧。”

旅客听了船长的高声呼唤，争先恐后，扔掉什物，急急忙忙向船奔去。他们有的赶到船上，有的还来不及上船，那所谓小岛已经摇动起来，接着沉了下去，人们全都淹在海里。

我自己也是淹在海里的人。正当危急存亡，快要淹死的时候，幸蒙安拉保佑，我发现身旁漂着一个旅客遗弃的大木托盘，便伸手抓住托盘，伏在上面，两脚左右摆动，像桨一般，努力和波涛搏斗，希望漂到船边，能够得救。可是船长不顾被淹的旅客，张帆扬长而去。我望着船身渐渐远去，失望到了极点，相信非葬身鱼腹不可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海中任凭风吹浪打，整整漂流了一天一夜。次日被风浪推到一个荒岛上，我抓着垂在水面上的树枝，爬上岸去，两脚被鱼咬得皮破血流。当时我疲弱、疼痛得不能动弹，好像立刻就要气绝身死。因此我倒在地上，昏然不省人事。在这样的昏迷状态中，直至次日太阳出来时，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可是两脚又肿又痛，不能行动，只能慢慢匍匐着爬行。

岛上有各式各样的野果，还有清泉。我摘野果充饥，喝泉水解渴，安安静静地休息了几天，待精神慢慢恢复过来，体力逐渐充沛，可以自由行动了，才打算寻找出路。于是我折根树枝当拐杖拄着，在海滨漫游，观看各种奇异、美丽的景象。

我继续沿海滨漫步，有一天，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一个隐约可见的影子，我以为那是野兽，或者是海中的动物，于是怀着好奇心向那个方向走过去，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匹高大的骏马，被人拴在海滨。我走过去，它长嘶一声，吓我一跳。我正打算退走，不想有人从地洞里钻了出来，大吼一声，走到我面前，问道：“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我是旅客，乘船到海外经营生意，中途遇险，我和其他一部分旅客落在海中，幸而抓住一个大木盘，在波涛中漂流了一天一夜，才被风浪推到这儿来的。”

听了我的叙述，他伸手牵着我，说道：“跟我来吧。”于是领我去到地窖里，走进一个大厅，请我坐下，拿饮食招待我。当时我饿得要命，狼吞虎咽，饱餐了一顿。继而他问起我的身世、经历。我就把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地叙述一遍。他听了感觉惊奇。我就又说道：“凭着安拉起誓，我的情况和各种遭遇已经告诉你啦，别见怪吧！现在希望你告诉我：你是谁？为什么住在地洞里的这间大厅里？你拴那匹马儿在海滨是什么道理？”

“我们是替国王迈赫勒钟养马的人，分散在岛中的每个地区。每当月明时候，我们选择高大、健壮的牝马，把它拴在海滨，然后躲到这个地窖里，静观动静。过一些时候，海马嗅到牝马的气味，跑出海面来引诱牝马，要带它到海里去。可是牝马被拴，无法逃跑，于是互相长嘶，并且踢打、交尾。我们闻声跑出来，大声一吼，吓跑海马。从此牝马受孕，杂交生出来的小马，每匹值一库银子，生得更是美丽无比。现在已是海马